

銀海豔星錄之六：

「一代妖姬」白光(下)

莫珍莉

人盡可夫作風大膽

白光主演的新片「戀之火」，男主角是名小生舒適。她打算憑自己的條件和實力，在影壇爭一席之地，更上層樓，像她在歌壇一樣同受熱愛與歡迎，滿懷希望走向藝術生命的新頁。

可是，在私生活方面，情感的糾葛、煩惱重重、麻煩多多。由於她在國際大飯店十四樓歌廳所認識的傑美王，一廂情願地對她死纏活賴，每天陰魂不散地騷擾着她，搞得她焦頭爛額、寢食難安；最後迫不得已，悄然飛返闊別三年的北平，來躲避傑美王的糾纏。

這是三十四年七月底，白光回到家鄉，看見雙親健在，弟妹長大成人，心裏既欣慰又酸楚。回想在外闖天下的一千多個日子，飽嘗辛苦，一度因涉嫌被捕入獄，劫後餘生，可謂歷盡滄桑，無限感慨。

回到北平不到一星期，天大的喜訊從天而降，八年來飛揚跋扈的日軍，居然無條件投降了。淪陷區的人民熬過漫漫長夜，重睹祖國旗幟，無不欣喜若狂，而白光心頭燃起新的希望。可是，不久這「希望」又消失了，因為她曾在上海「華影」演過戲，「華影」一向被看作敵偽的一個宣

傳機構；故而，從重慶歸來的藝人，在初期沒有一個理會她，白光只好悶聲不響的在家中孵豆芽。

三十四年的冬季，中共與兵叛亂，尤其在東北的共軍，從蘇俄手中得到大批日軍戰俘的武器，公然違抗政府命令，襲擊國軍，佔領城鎮，與俄軍狼狽為奸，阻撓受降及遣俘等措施，聲勢逐漸浩大。

平津的愛國藝人，發起組織勞軍團出關去慰勞國軍，邀請白光參加勞軍演出行列。白光在家孵豆芽悶得發慌，便毫不考慮的答應了。勞軍團在冰封酷寒、朔風怒號的哈爾濱、長春、瀋陽等地演唱了兩三個月，除了義務勞軍，間或也在大城市作營業性演唱；就這樣，白光賺進約值五千元鈔票。這筆錢，對她在北平的老家，無異挖得了金礦。

抗戰勝利一年多了，依舊沒人找她拍電影，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，她奔波於北平和天津兩市廣播電臺獻唱；她低沉迷人的磁性歌聲，又使人們憶起她以前演過的電影，她的知名度在北方又高漲起來。

這時，白光認識長她兩歲的毛立女士，她們形影不離，穿着時髦，打扮摩登，一同參加舞會，遊覽名勝，進出高級飲宴場所，遨遊青島，徜

徉海濱，引起矚目。

於是，好事之徒在小型報上撰文，譏諷白光在搞「同性戀」；而白光則予否認，聲明毛立女士只是她的私人秘書而已！

三十四年冬季，中央政府接收北平市原為敵偽所屬的「華北」公司的設備，經過一年多的整修，改組成立「中電」第三製片廠。迨至三十四年春季，中電三廠計劃擴大拍片，苦於演員人才缺乏，於是才想到在家孵豆芽的白光。中電三廠負責人羅學濂、徐昂千前去邀請白光復出拍片，她當然求之不得，欣然同意，打起精神，卯足幹勁，一口氣為中電三廠主演了「懸崖勒馬」、「十三號凶宅」及「人盡可夫」三部片子，曾使勝利後的華北影壇耳目一新。由於白光在「人盡可夫」演出作風大膽、性感妖嬈，「妖姬」之名，不脛而走。

一股狂飈風靡上海

她主演的三部新片，其轟動的盛況，引起上海灘製片家的矚目，有的專程北上邀請，片酬遠較北平為高，當然叫白光動心。於是她摒擋行囊，帶着私人女秘書毛立南下。

這次重臨上海，和六年前初來黃浦灘時的寒

(下) 白光「一代妖姬」

(下) 白光「妖姬一代」

酸境況，大不相同；當然不屑於住小旅社，改下榻於靠近外灘的滙中大飯店，推開窗戶即可看到黃浦江。那條沿着外灘碼頭迤邐滾滾的江波，即是她初來時，工作無着，阮囊羞澀，幾度想跳進江中葬身魚腹的地方，景物依舊，可是她的身價迥異了。整日訪客如雲，上海數十家娛樂報刊的新聞記者，專訪拍照，使她和女秘書毛立出盡風頭。從三十七年春天開始，新片一部接一部拍下去，總共不下十餘部，扮演的角色跟「人盡可夫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幾乎都是妖姬蕩婦型態。每片皆有插曲，由她自己主唱，那種嗲聲嗲氣的磁性低音，是那一代中年男人所熟習、嚮往和陶醉的，各報刊都叫她「妖姬」白光。

她的磁性低音歌喉最風靡的時候，上海的女學生、女歌星、女舞星們，莫不紛紛模倣她的腔調；於是，在上海的各學校、各歌廳及舞廳，一時出現了許多半吊子的「小白光」。總之，她的歌聲，彷彿一股狂飈、一陣龍捲風，席捲了黃浦灘，風靡了大上海。

三十八年三月，政府在徐蚌會戰失利，大陸局勢逆轉，中共叫囂渡江之際，白光在上海徬徨不知所措。湊巧這時有一家後來前逆的香港長城影片公司，邀請她主演「蕩婦心」，乃偕該片男主角嚴俊同機飛港。

### 蕩婦心愛上洋白毛

「蕩婦心」於四月廿七日開拍，白光扮演女主角梅英，這個角色頗與她的閱歷相似，遂以全部的心力和情感投入。六月廿五日「蕩」片殺青

，不久在香港快樂戲院首映，港督夫婦親臨觀賞，圈內外朋友紛向她致賀，感認她的演技突飛猛進。白光也自認爲是從影主演的數十部片子中，最爲滿意的一部。

白光在「蕩婦心」中主唱了四首插曲，主題曲是「爲什麼」，其他三首是「嘆十聲」、「山歌」及「讓我來」。之後，她又接拍了「血染海棠紅」，男主角仍是嚴俊。在她初抵香港的一兩年內，前後拍片十餘部，多數是張善琨所主持的新華公司出品。

三十九年冬季，她跑了一趟新加坡，爲其主演的「結婚廿四小時」隨片登臺演唱，由製片人張善琨擔任「護花使者」。她在星加坡逗留了約兩個星期，每天要在臺上演唱近二十首歌，雖是唇焦舌敝、暈頭脹腦，但看到僑胞熱烈歡迎的盛況，再累也不在乎了。何況，她每天表演的收入，合計在三百美金之譜；總之，她是忙得有代價的。

在香港兩年下來，白光又變爲小富婆，積蓄了美金好幾萬元，她租了一棟房子，僱了兩個傭人侍候。每天大部份時間忙着拍片，晚上消磨在片場，上午在家蒙頭睡大覺，很少出外應酬，其私生活迥異於往日在北平或上海的燈紅酒綠日子。倘有例外的話，就是當她的美國男朋友白毛來香港的時候，她才喜上眉梢，盛裝打扮出外飲宴。談起白光與白毛，真是一段孽緣，他是進入白光生活圈子的第六個男人，而且是個碧眼高鼻的外國人。有人譏笑白光喜歡「毛」，找的女秘書名叫「毛立」，交個外國男朋友名叫「白毛」

，可謂諱而又虐。白光却坦然笑說：「我叫白光，如果無毛，豈不成了白虎星。」

白光和白毛，是民國三十六年在北平認識的，那時的白毛是民航空運隊的美籍駕駛員，往東北或北方出任務歸來，總陪着白光上舞廳、進餐館、入拍片廠。白光身邊有此「二毛」——即白毛和毛立，威風十足，如虎添翼。

以後，白光到香港拍片，白毛反正坐飛機不花錢，經常追到香港看白光，使白光打從心裏裏感動。只要白毛一來香港，她可把一切拋諸腦後，陪伴白毛盡情遊樂。四十年二月他倆戀愛成熟，就在香港正式註冊結婚。

### 爲了愛情拋棄事業

這一年的白光，雖是三十三歲的成熟婦人了，但她對愛情和婚姻所表現出的執着和狂熱勁兒，簡直像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那樣的天真。她爲了愛情、家庭及人生的歸宿，於婚後不久，就毅然決然向影壇告別，向她的少女時代夢寐以求的理想告別，向她所擁有的影迷和歌迷告別。放眼影壇，迄至今天爲止，也只有白光才有此個強固執的性格、豪邁大膽的作風，在影藝事業麗日中天的極峯，以雷霆萬鈞的勇氣做此決斷，把一切已有的成就視如敝屣，只爲了愛一個人，不顧犧牲、不惜代價。

在當時，白光被愛情沖昏了頭，她把白毛誤認爲是「白馬王子」。詎料她看走了眼，白毛辜負了她，騙走了她的青春、金錢和愛情，令她的事業和藝術，遭到無從彌補的鉅大損失。

## 連人帶錢賠個精光

白光搭乘白毛駕駛的民航隊客機，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廿六日離港飛東京，她懷着歡愉的心情，以為從此會過甜蜜安適而幸福的家庭主婦生活。可是，理想與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，而事實又那麼醜惡與殘酷。

東京一晃就是四年半，這一千六百四十多個日子，可把白光折磨得慘兮兮的。開頭兩年，白毛逐漸露出狐狸尾巴，叫白光對他由失望而絕望，兩人日夜爭吵不休，後來鬧上法庭，離婚官司打了兩年半，開庭二十餘次，傷透腦筋，嘔盡心血，費盡唇舌。直到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，才經東京法院宣判她和白毛正式離婚，結束了這一段可悲的異國孽緣。

白光在東京曾先後經營喜臨門俱樂部及頂好夜總會，前者因股東間發生糾紛拆夥，後者她又賠進去四萬多美金，都是偷雞不着蝕把米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在東京的日子，惟一令她欣慰的事情，就是為日本東寶影業公司拍過一部「戀之蘭燈」，男主角是名小生池部良，但賣座成績不佳，以後即未繼續合作下去。以至白光曾感嘆地說：「我在東京這幾年，就像渭水河邊釣魚的姜太公，做什麼賠什麼，連人帶錢幾乎賠得清潔溜溜！」

白光和白毛鬧婚變期間，香港影劇圈就希望她重返水銀燈下，由於商務與離婚官司的糾纏，心緒不寧，也分身乏術，就此一天天地拖了下來。

白光是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認為要東山再起，

必須要把拍好戲，因韶華無多，青春易老，不可輕於嘗試。於是，她經過一番思考，決定自組公司，自費拍片，名叫國光公司；當時她的野心頗大，不僅要拍好片賺大錢，且欲進軍國際市場，為國爭光。

她委託友人在香港星島晚報刊登徵求劇本啓事，懸重酬港幣一萬元。其結果，應徵的劇本無一合意。最後她決定閉戶寫作，自己編劇；絞盡腦汁，嘔盡心血，終於像十月懷胎寫成一個劇本。這本她的處女作取名「虎魄胭脂」，描敘民初前山東軍閥褚玉璞，為了爭奪女伶鮮牡丹，槍殺了鮮牡丹的愛人劉漢臣，故事是鮮活真實的。這個劇本後來改名「鮮牡丹」，成了白光捲土重來的開鑼戲。

## 影業史上最早女強人

光是有劇本，沒有演員怎能行？有名氣的大牌演員跟她一樣，不是招之即來的，何況片酬是個大負擔；精打細算，倒不如發掘新人。她在東京客串「星探」，終於發掘到兩位新星喬宏和丁好，外型好，試鏡上鏡頭，表演亦佳，僉信很容易捧紅起來。於是，她分別與喬宏、丁好洽談合作拍片的事，二人都興奮萬分，表示無條件的贊成。尤其是丁好，芳齡才十八歲，父母親皆是國大代表，家庭殷實，僑居日本，她就在日本受教育；這位小妮子冰雪聰明，有驚人語言天才，國語、滬語、粵語、日語、英語，都說得呱呱叫。其父母要她升學，她却反抗家庭，一心要追隨白光在影壇打天下，搞得她父母血壓上昇，氣得

老爸老媽搖頭嘆息，聲言家門不幸，要脫離父女關係。丁好偷偷地瞞住家人，於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八日和白光同行飛抵香港；這距離白光和白毛離婚官司判決之期不過十二天光景，足見她重返影壇之心的急切。喬宏因在東京尚有私事待辦，講好緩兩星期成行。

白光偕丁好飛抵啟德機場時，歡迎的影迷甚衆；當天的晚報和次日的日報上，刊登顯著的照片和新聞，一致捧白光手姿依舊，也誇讚丁好青春明媚、秀氣逼人。她們暫時下榻於九龍美麗華酒店，開始籌劃國光公司的打泡戲「鮮牡丹」。

她初先邀請王引擔任導演兼男主角，拍成後交給國際公司發行。可是，王引對劇本有意見，而白光則偏愛嘔心瀝血的處女作，不肯修改，兩人為此不歡而散。後來白光又商請岳楓執導，岳楓沒有點頭。

白光生性倔強，一氣之下，索興一切自己來，不求人，不僅自編自製，且又自導自演，身兼「鮮牡丹」一片四要職，洵為我國影業史上最早的「女強人」。她可以自己兼任女主角，但男主角她不能反串呀！喬宏雖是她從東京找來的班底，但從未有拍戲經驗，萬一不靈光，招牌就砸了。為了男主角問題，兩個月一晃過去了，片子仍未開鏡；白光這時深感做一名演員容易，搞製片真還不簡單。這個時期，影劇界對白光的謠言甚多，總認為她太固執任性，難與人合作。但經她的努力，「鮮牡丹」終於開鏡了。她就心一身兼四職，照顧不週到，便挽請羅臻聯合導演。演員陣容十分堅強，除喬宏是新人外，另加羅維、楊

志卿、蔣光超、賀賓等皆是硬裏子。

停停拍拍的過了半年多，「鮮」片殺青，白光才鬆了一口氣；這時影劇圈內的人，反而恭維她有魄力、有決心、工作態度認真、精神貫注。在戲裏演的是妖姬蕩婦，在執導演筒時，一絲不苟，像個女暴君。於是，有些人批評白光，是一個叫人難以捉摸的謎樣的女人。

### 歌聲征服港九天空

「鮮牡丹」於四十五年十一月廿九日，在港九的樂聲、百老匯兩院同時上映；誰知兩天後，小咪李麗華為新華主演的「黑妞」一片，在璇宮和仙樂兩戲院推出，居然正式打起對臺來了。白光爲了穩住陣腳，隨片登臺演唱，增加號召，以助聲勢，果然連場滿座。她在「鮮」片中有五首插曲：「四季歌」、「月光曲」、「春光曲」、「勸酒歌」及「稱心如意」。由於有她隨片登臺演唱，港九各電臺也爭着播唱這幾首歌；有人說在那段日子裏，港九的天空被白光磁性的低沉歌聲征服了。

白光旋赴新加坡隨片登臺演唱，距六年前爲「結婚廿四小時」登臺的情形一樣，依然受到僑胞的熱烈歡迎。可是，當她回到香港時，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且惹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。

原來「鮮牡丹」捧紅了喬宏，他魁梧的體型、瀟灑的風度，成了各大公司挖角的對象，後來他竟做國際公司的基本演員；白光只有傻瞪眼，因爲她忘記跟喬宏正式簽約。再者，她也沒有想到喬宏紅得如此快速。喬宏不願與白光的君子協

定，跳槽國際公司後，曾因居留手續未辦妥，一度被港警抓進鐵窗關了幾天。有人說是白光在暗中搗鬼，私自告密的。白光堅決否認，她說：「我怎會做出那種事來？」

### 男女演員棄她而去

國光公司旗下走了喬宏，白光委實傷心到底一陣子，她把心一橫要刻意培植丁好，這是她從東京帶來的唯一女演員。丁好的本名張顯瑛，太正派了，不適合做藝名；白光爲紀念她在東京時主持的頂好夜總會，先給她取藝名「丁皓」，與「頂」字諧音。詎知國際公司的新星丁寶儀，也取藝名「丁皓」；這一來鬧起「雙包案」，大家提到了丁皓時，乍然間不知指那一位。後來爲便於分別，以張顯瑛較長兩歲，個子也高些，就稱呼爲大丁皓，丁寶儀叫作小丁皓。不過，在演員名單上出現時，就難以識別；於是大丁皓自動改名丁好，解決了此一問題。

筆者早年採訪影劇新聞，曾多次訪問丁好，她確是位年輕亮麗、點慧聰明的姑娘，且有語言及模倣天才。有一次一大羣記者到機場訪問她，她在第二次見面時，居然能叫出每位記者的名字，且還模倣某大報記者發問時「口吃」的音調及緊張的神情；固然是維妙維肖，但却搞得那位記者面紅頸子粗，下不了臺。

四十六年十月，白光開拍第二部片子「接財神」，爲安撫丁好，請她在片中初試啼聲，飾演一個討好的少女角色；男主角仍是喬宏。白光在新片依舊是「能者多勞」，身兼自編、自導、自

製、自演等四要職；因有拍「鮮牡丹」的經驗，忙得較有頭緒。

丁好在「接財神」片中表演出色，外借她拍片的公司頗多，邵氏請她拍「鳳求凰」，藍鶯鶯借她去演「毒玫瑰」。丁好急於成名，好勝心強，儘量爭取拍片機會；於是，初先跟白光開意見，終又步喬宏的後塵，脫離國光公司，於四十六年五月加入僑光公司爲基本演員。水向低處流，人往高處爬，白光也阻止不了；那時的國光公司，原是三人來港闖天下，不到一年半光景，只剩下她孤家寡人一個了。

### 寡婦春情胎死腹中

這段日子，白光有點心灰意冷，王龍主持的金鳳公司邀她主演一部「多情恨」。爲散散心，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前往馬尼拉隨片登臺，湊巧再度與小咪李麗華打對臺，這次是片對片，人對人，廝殺激烈。李麗華先以「中國嬌娃」叫陣，旋以「遊龍戲鳳」挑戰。白光首用「多情恨」對抗，接着換上林黛主演的「貂蟬」招架。雙方對壘結果，白光並不怯場，也未吃癩，且荷包內賺進兩萬多港幣回到港九。

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，白光二度來臺，由王龍陪同，主要目的是爲「接財神」隨片登臺。她第一次來臺是四十四年十月三十日，由東京飛來臺北，參加香港自由影人回國祝壽活動。她第二次來臺，下榻於圓山大飯店金龍廳套房，記者們深夜去採訪，她一面在浴室洗澡，一面大聲練唱，其敬業精神着實令人欽佩。這次來臺演唱，

賺了一票，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來「接財神」。

她為國光公司籌拍第三部片子「寡婦春情」，仍是自己編劇，預計在臺拍攝，且已勘察好外景。可是，自從喬宏跳槽後，這位擬自飾「寡婦」的製片人，竟然找不到適合的男主角，打算在臺灣物色一位，亦未能如願；這部新片就胎死腹中。白光自己的公司，久久不開拍新片，自然就有其他的公司來邀請她主演新片。但在片酬方面老是談不攏，因白光在未嫁白毛遠赴日本之前，她的身價在小咪李麗華之上，誰知在白光與白毛於東京打離婚官司期間，李麗華却在香港一枝獨秀，大交星運，其片酬從兩萬港幣漲到七萬。白光看到李麗華如此之紅，真後悔自己不該一時衝動，爲了愛情而盲目地離開香港。

白光於五年後重回香港，風頭已不如李麗華健，對影迷的號召力已不若小咪強；然而白光還不肯自貶身價，拍片酬勞每部戲開價仍要港幣七萬元，一個子兒也不少。在當時，一元港幣值八、九元新臺幣，不是一個小數目，自然嚇跑了許多想請她拍片的電影老闆。

她堅持片酬要跟李麗華看齊，那是面子問題，如果片酬少過小咪，那叫她在香港如何混？就因她老要面子，不肯自貶身價，以至一直冷落了整整二十年，沒有拍片機會。

## 美人遲暮千古悲傷

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六年期間，李翰祥在臺灣搞國聯公司，一度誠意邀請白光主演間諜片「卓寡婦」，派員接頭，也被白光的「獅子大開口

嚇跑了。她硬是要港幣七萬一部戲，那時李黑經濟困難，怎出得起這個價碼？

平心而論，白光演技精湛，戲路寬廣，妖姬蕩婦型戲路，堪稱一絕；兼之歌喉富磁性，甜美低沉，別具韻味。如果她個性不這般倔強，懂得片酬與青春成反比的道理，不堅持硬要七萬港幣片酬，相信整整二十年來，不論在香港或臺灣，都會有不少公司請她拍電影、灌唱片，照樣在影、視及廣播三界出風頭。就因她的固執個性，不僅是她個人的不幸，也是我國藝術界一大損失。

這位磁性歌后，於民國六十八年春節回國一次，曾在北部中信等大歌廳駐唱，其歌喉依然低沉甜美、婉轉動聽；惟身材略顯肥胖，濃厚的高貴脂粉已挽回不了逝去的青春，歲月不饒人，美人遲暮，是千古悲傷事。雖然老歌迷照舊歡迎和熱愛她，但年輕的歌迷對她卻十分陌生。

當時，曾有好幾位年輕歌星毛遂自薦，想拜她爲師，跟她學習磁性低音的歌唱；經她一番「甄試」，結果一個也沒「錄取」。因之，在港臺兩地自命爲「小白光」的歌星很多，却沒有一個是經她調教的「入室弟子」，以至磁性歌后，迄無傳人，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。

## 婚姻失敗恨透男人

七十四年十一月二日，金馬獎在高雄市盛大舉行，白光經監察委員梁瑞英（即港臺影壇鉅子女強人童月娟女士）推薦來臺頒獎，她體型較上次回國時略瘦，在臺上哼了幾句她拿手的老歌，韻味十足，餘音繞樑，受到全場觀眾熱烈掌聲歡

迎。在她對昔日女性老友私下談吐中，每當有人提到男人，她就咬牙切齒、深惡痛絕，發誓這一輩子不再相信男人，下一輩也不嫁人。因爲在她大半輩子中，吃過很多男人的虧，都是太重感情害苦了她。「自古多情空餘恨」，她爲了「愛情」，所付出的代價太多了，所受的傷害也太深了。白光最痛恨的男人中，包括有黑髮黃膚的中國人，也有碧眼高鼻的外國人；她恨透了的外國男人中，首推那個民航隊的駕駛員白毛，花言巧語，騙色又騙財，幾乎把她騙得精光，而一走了之，一度使她生活陷入絕境。迄今，每有人提起白毛，她就傷心落淚、憤恨填膺，恨不能寢其皮、食其肉、喝其血。現年六十六歲的白光，身體倒還健朗，自從跟白毛分手後，沒有再嫁人，也不會傳出什麼緋聞，這都是她恨透了男人的原故。她住在香港北尖沙咀一幢公寓裏，房子是租的，老房東，租金算得便宜，照顧她生活的是一位跟隨她多年的老女傭人。

這二十多年來，她沒有拍片，靠什麼生活？這些私事，無人知曉；不過有人猜測，白毛騙了她的真感情，但未騙光她的錢。因她從香港赴日本之前，曾私下存有一筆錢在香港一家銀行裏，後來她回香港而組國光公司拍片，就是動用這筆老本。國光公司結束後，她有時炒股票、買賣房地產，精打細算，省吃儉用，就這樣混了二十多年。這位磁性歌后，曾坦誠地說：「我在藝術工作上，也許有過一點成就，但在婚姻方面却是個徹底的失敗者！」她大半輩子的生活史，就是一頁摺負愛情十字架的傷心史。（未完待續）